

## 第五十九章 穆王抓兇手

正在這時，侍女來報，淮王到了。

呼鳳知道李穎來了，又驚又喜，停下了腳步。

李穎自外進來，行色匆匆，呼鳳喜氣洋洋的迎上前，「五皇子殿下。」

李穎見呼鳳在這裡，眉頭微皺。

阿若和江苗、江蓉看到李穎都歡呼著跑過來，李穎微笑，「阿若、苗苗、蓉蓉。」說著，彎腰抱起江蓉，走到江蕙身邊，小聲道：「表妹，穆王查到了杜叔叔的蹤跡，恐怕就要追到這裡了。」

江蕙一驚，「穆王怎地查到的？」

李穎道：「項城王差人知會我，我方才才知道這個消息。據項城王說，因為馮夫人曾在郊外做手術救人，穆王輾轉從順天府得到消息，判斷出她的身分，之後便開始命人追查。那天在郊外咱們沿途遇到的人多，根本瞞不住，穆王很快就能找到這裡。」

呼鳳著急，「五皇子殿下……」阿若和江苗很有默契的一起伸出小胳膊攔著她，「我姊姊和我姊夫說話不喜歡人打擾。」

江蕙忙跟馮蘭說了這件事，馮蘭一怔，「怪我了，如果我不救人，行蹤便不會洩露了。」

江蕙柔聲道：「醫者仁心，讓您見死不救那怎麼可以？娘，是我們以為已經沒什麼事了，才讓您和杜叔叔來京城的。」

馮蘭向來豁達，事已至此，便不再多說什麼。

李穎和江蕙、馮蘭商量，杜隴遲早是要露面，但他露面不能是被穆王抓走的，為今之計還是暫時躲躲，他帶了兩身侍衛的衣裳，是照著杜隴、馮蘭的身量拿的，便讓他二人換了衣服，和他一起暫時離開這裡。

馮蘭命人叫了杜隴過來，兩人一起換衣服去了。

呼鳳撥開阿若和江苗的小手，向李穎走過來，「五皇子殿下，我的來意想必江姑娘已經告訴你了，我再親口說一遍吧，我是鄭重其事來向你求婚的。」

李穎不喜歡呼鳳這般性情外放的姑娘，但她是韃坦國公主，礙於兩國邦交，還是彬彬有禮地道：「三公主，本王已經聘定王妃了。」

「我不介意，我可以和江姑娘一起嫁給你。」呼鳳興匆匆的道。

「我介意。」李穎語氣依舊和緩，卻透著一股冷意和淡漠，「我朝向來一夫一妻，沒有一個男人娶兩位妻子的道理，三公主請另覓良人。」

「你竟然拒絕我？」呼鳳不敢相信，她是公主，年輕美麗的公主，她主動向男子求婚，竟然被拒絕了……

「公主學識淵博，一定讀過『恨不相逢未嫁時』這句詩。本王已經心有所屬，只有還君明珠。」李穎早就不耐煩了，但知道太子很看重韃坦國這次來訪，所以對呼鳳還算客氣。

呼鳳呆在了那裡，她沒法接受這個事實，呆了許久，還是沒能反應過來。

「姊夫真好。」江蓉見李穎拒絕了呼鳳，開心地咧起小嘴笑。

「姊夫真好。」江蕙也高興得拍起小手掌。

「小火哥哥，我對你的表現還是比較滿意的。」阿若仔細想了想，一本正經的告訴李穎。

李穎聽到小姨子已經叫起姊夫了，心中大為喜悅，偷偷看了江蕙一眼，見她臉色如同天邊的晚霞。

馮蘭和杜隴換好衣服出來，李穎正要和江蕙道別，侍衛飛奔進來，單膝下跪——「殿下，穆王親自帶著人將別院前後左右都圍住了！」

「來得這麼快？！」馮蘭駭了一跳。

杜隴道：「眾目睽睽之下，他便是抓了我回去也不敢直接殺了，必定要經有司審理……」

「不，杜叔叔，您不能是被穆王抓走的，這樣我們會被穆王汙蔑私藏人犯。」江蕙忙道。她知道杜隴不願連累她，唯有用這樣的說詞來說服他。

「不是想帶走兩個人嗎？多大點兒事。」呼鳳還沒走，見他們這樣，哼了一聲。在呼鳳看來，想嫁一個如意郎君才是困難的，在穆王眼皮子底下帶走兩個人，不值一提。

「妳能幫我們嗎？」江蕙問。

「能。」呼鳳很是自負。

「先說好了，如果事情辦成了，我可以用妳喜歡的方式來感謝妳，但不包括妳方才的要求。」江蕙說道。

江蕙對呼鳳也有些瞭解了，她的性子對大梁的女子來說太直白、太豪爽、太大刺刺，但她不會趁人之危，在這時候要脅她。

「哼，我才不勉強你們呢。」呼鳳不屑地輕哼一聲。

別院外頭，穆王騎在駿馬之上，揮舞著馬鞭子，縱聲狂笑，「給本王圍住這裡，一個人都不許放跑，就連一隻蒼蠅也不許飛出去！哈哈，我就要抓住殺我兒子的兇手了！我就要替我無辜送命的嬌兒報仇了！哈哈……」

「誰在這裡喧譁，打擾本公主的安寧？」別院的門開了，從中駛出匹渾身紅毛的神駿馬匹，一位盛裝少女端坐於馬上，怒聲喝道。

「妳是誰？妳算什麼公主？」穆王愕然。

穆王的心思全在如何報仇雪恨上，對別的事漠不關心，連呼鳳這位韃坦國的公主也沒見過，一時之間竟猜不到呼鳳的身分。

若不是穆王過於氣憤，這個情形放到平時，他肯定能猜出此前突然出現的少女便是韃坦國公主的。

「這位姑娘是韃坦國三公主，呼鳳。」江蕙也騎著駿馬從別院裡出來。

江蕙騎術絕佳，疾風一般馳來，馬兒忽然停下，既不人立，也不馬嘶，灑脫至極，穆王看在眼裡，恨上加恨，深惡痛絕。

「江蕙，把姓杜的給本王交出來！」穆王大喝。

「穆王爺，俗話說得好，家醜不可外揚，現有韃坦國三公主在此，你還這般大呼小叫，也不怕被韃坦國笑話嗎？你也太不識大體了。」江蕙用教訓的口吻說道。

穆王命她交人，她倒好，訓起穆王來了。

「江蕙妳大膽！」穆王氣得頭昏，指著江蕙喝道：「本王到了，妳還不快快下馬，束手就擒！」

「我從不束手就擒。」江蕙傲然道。

穆王大怒，便要命下屬動手抓人，江蕙抽出腰間軟劍，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。諸位請奮勇向前，我不介意讓你們一個一個做了我劍下亡魂。」

江蕙神色凜然，震得穆王的一眾部下人人噤聲。

呼鳳大怒抽刀，叫道：「看來今天我這柄彎刀，要飲很多很多血了！」

穆王不知道呼鳳，穆王的下屬卻有不少人聽說過這位韃坦國公主，見她果然和傳言中所說的一樣兇狠無情，心中都惴惴不安。這位可是異國公主，她的兄長正和本朝和談，這個當口若是她出了什麼事，誰擔得起這個責任？這關係到兩國邦交啊。

「王爺，這位是韃坦國公主，還是算了吧。」有侍衛壯著膽子進言。

穆王也知道異國公主牽涉到兩國和談，不便牽扯進來，忍著一口氣質問呼鳳，「妳到這裡做甚？」

呼鳳得意，「我是來和江姑娘說，我要和她一起嫁給五皇子殿下。哎，你說我和五皇子殿下是不是很般配？」

穆王見呼鳳如此言行，大搖其頭，姑娘家怎能這樣呢？也太不知道害羞了！

「三公主，我已經拒絕過妳不只一回了，這件事我絕不答應。」江蕙俏臉一板。呼鳳也生氣了，「妳說不答應就不答應啊？我是公主，從小到大還沒人敢當面拒絕我呢，妳就看著吧，我一定會讓妳改口，我一定會如願以償的。」

「作夢。」江蕙輕輕吐出兩個字。

見呼鳳和江蕙吵了起來，穆王喝道：「妳們兩個丫頭要吵出去吵，莫在這裡擋著本王的路，本王要進去抓捕人犯！」

「這是我叔叔的別院，你想進院搜人，請先拿出官府的搜捕文書。若無文書，休想入內。」江蕙軟劍在手，神情毫不畏懼。

「本公主正沒處撒氣呢，剛好跟你打一架。」呼鳳衝穆王舉起了彎刀。

眼見江蕙和呼鳳亮出了兵器，穆王身手不行，但也知道這時候不能露出怯意，讓人小瞧了自己，便命從人捧上鋼刀，「待本王教訓教訓這兩個野丫頭。」

「你放馬過來吧。」呼鳳見穆王這樣，不怒反笑，一臉的興味。

她從小酷愛習武，但她是皇室中人，又是嬌貴的女孩家，極少有人敢跟她真刀真槍的打，難得有機會了，要跟她對陣的還是大梁皇帝的親弟弟，豈不是很刺激的一件事？

穆王怒氣衝衝要打馬過來，卻被他的手下勸阻了，「王爺，這位並非本朝人，乃韃坦國公主。眼下太子殿下正奉命和韃坦國和談，王爺惹了他，只怕禍事不小。」

「我天朝人才濟濟，地大物博，還怕了這番邦蠻夷不成？」穆王不服氣。

「不是這樣的，王爺。王爺，好男不跟女鬥，對方是兩個姑娘家，這事若傳了出去，豈不是會被人笑話以大欺小、大男人欺負小姑娘，徒惹人非議嗎？」有個侍

衛靈機一動，大聲說道。

「好，好男不跟女鬥，本王不理會這些丫頭便是。」

穆王不和呼鳳計較了，呼鳳卻纏著穆王不放，「不是說要動手嗎？你倒是過來啊，看誰教訓誰！」

呼鳳咋咋呼呼的，穆王被她氣得不行，「本王在這裡有公幹，妳和此事無關，快走快走！」

呼鳳呵呵一笑，故意問道：「方才是誰放下大話，說不放走一個人，連隻蒼蠅也不許飛出去的？你有本事倒是圍嚴實了，有本事你留下我，別讓我走啊。」

「王爺，她這是故意激怒您，好讓您衝動犯錯。」一名機靈的侍衛見穆王氣得臉色大變，忙在旁提醒。

穆王恨恨地瞪了呼鳳許久，方咬牙低吼道：「妳還不走？」

呼鳳得意的一笑，揮了揮手，身後一隊男女侍從跟上來，隨著呼鳳揚長而去。

呼鳳一走，江蕙心裡長長吁了一口氣，面上卻是一臉緊張，不許穆王進到別院搜人，「你沒有官府的搜捕文書，此處是江家的別院，不許你進來。」

穆王見江蕙這樣，更加篤定杜隴和馮蘭就在別院裡，執意要往裡衝。

江蕙執意不許，兩相僵持不下。

江峻熙和江峻朗聞訊趕來，兄弟兩人大怒，「穆王爺，你這是何意？」

穆王一口咬定這別院藏了人犯，叫囂要進去抓杜隴。江蕙朝江峻熙飛快地比了個手勢，江峻熙便明白杜隴已經不在這裡了。

江峻熙嘴角輕勾，冷冷地道：「穆王爺，如果這別院裡搜不到你要的人，又要如何？」

「今天要是搜不到杜隴，我名字倒著寫！」穆王氣哼哼的道。

「你名字是不是倒著寫，我絲毫不關心，穆王爺，如果搜不到人，你就當著陛下、太后和滿朝文武的面跟我認個錯，賠個不是也就行了。」江峻熙心裡有底，態度也格外強硬。

「讓我跟你認錯，跟你賠不是？！」穆王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。

這時，李頌匆匆忙忙地帶著順天府尹來了。

順天府尹一副愁眉苦臉，他也不願意來，但穆王要是真和安遠侯府打起來，他這個順天府尹做為地方官也脫不開關係，只好硬著頭皮來了。

來了之後，看兩家並沒打起來，心中稍稍一寬，不過穆王一看到他便吵著要進去抓捕人犯，安遠侯卻說，如果搜不出來便要如何如何，他實在是左右為難，頭又疼了。

最後順天府尹兩邊協調，說定了，穆王進去搜捕杜隴，安遠侯不得阻攔；穆王若是搜到人，任由穆王帶走，若搜不到人，需當著皇帝、太后的面為穆王的疑神疑鬼、蠻橫無禮向安遠侯賠罪。

穆王對此條件雖然不滿意，但他認為杜隴一定在裡面，仍舊答應下來。

一行人進了別院，一間屋子挨著一間屋子的搜。

這時阿若和江苗、江蓉三個小姑娘彎著腰、偷偷摸摸地從一間小屋子裡出來，穆

王眼尖看見，大為興奮，帶頭衝了過去。

「幹啥，你幹啥？」見狀，三個小姑娘便伸手要攔他。

江峻熙和江峻朗眼疾手快，忙拉過三個孩子，讓她們到一邊玩去。

穆王抬腳踹門，惡狠狠的獰笑道：「姓杜的惡賊，給老子滾出來！」

只見房中有一青年男子背對著他站在床前，靜默不語，這男子的身材頗長、挺拔，單看背影便知道與眾不同。

穆王只知道杜隴是罕見的美男子，更加篤定這便是他要搜捕的人，咬牙揮手，「來人，把這惡賊給本王拿下！」

「穆王爺，你可不要抓錯人啊。」江峻熙涼涼的道。

「若是抓錯了人，你可怎麼說？」江峻朗逼問。

「本王不可能抓錯人！」一再受質疑，穆王氣得額頭青筋直跳。

不過，見那青年男子一直背對著大家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讓穆王確信他是在害怕，連忙讓他的侍衛過去綁人。

侍衛領命，分左右包抄過去，自背後猛地將繩子套在那男子身上，幾個人同心協力將那男子綁了，帶到穆王面前。

「呸，你這……」穆王看也未看，伸出蒲扇似的大手便要朝那男子臉上搨過去。

「父王住手，這是淮王殿下！」李頌心細，一直留意著那個人，一看清楚那人的真面目，忙大聲阻止了穆王。

穆王呆了，手停在半空。

那被綁的人衝著他微微而笑，卻不說話。

「淮王殿下，真的是淮王殿下。」順天府尹大驚。

江峻熙和江峻朗也做出驚訝的模樣，「淮王殿下，你怎會在這裡？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李頌只是微笑，既不動，也不說話。

「李頌，你個混小子！故意跟老子過不去，故意裝成杜隴。」穆王自以為已經得手，誰知轉過身來才發現是淮王，氣得怒目圓瞪。

「何以見得淮王殿下是故意裝成杜隴的？」江峻熙一聽就不滿了。

「因為他不說話！他早就聽到本王的聲音了，可他卻遲遲不說話！」穆王叫道。

「淮王殿下這樣或許是有原因的呢。」江峻朗大聲道。

「你說是什麼原因？」穆王暴怒如狂。

「小火哥哥。」

「表哥。」阿若和江苗、江蓉一起過來了，「你是木頭人，不許說話不許動，嘻嘻。」

「原來是在和孩子們玩木頭人啊，那確實是不能動的。」江峻熙恍然大悟。

「原來在玩木頭人。」江峻朗也明白了，「淮王殿下正和孩子們玩遊戲呢，這可怪不得他。」

穆王氣得不行，木頭人，淮王這麼大的人了，在陪三個小丫頭玩木頭人……

江峻朗忙和江苗商量，「女兒，先不玩了。」

江苗笑咪咪點頭，指著淮王大喝，「好，不玩了。」

李穎這才笑了，「總算能說話能動了。諸位，請先把繩子給解開好嗎？」

「你看，真的是在玩木頭人。」江峻朗好心的跟穆王解釋。

穆王帶來的侍衛陸陸續續從別院各處搜索回來了，一個一個卻都垂頭喪氣。

「花園沒有搜到。」

「假山也沒有搜到。」

「所有的房子全搜了，沒有搜到。」

「穆王殿下，我就等著你當眾向我賠禮道歉了。」江峻熙慢吞吞的道，悠閒又得意。

「穆王叔叔，您為什麼要向我岳父大人賠禮道歉？」李穎驚訝不已，忙問穆王一句。

穆王瞪了李穎許久，李穎一臉無辜地回視著他，穆王被氣得狠了，身子竟直挺挺地向後倒去。

穆王來別院時，是威風凜凜，騎著馬、帶著大隊侍衛來的，走的時候，卻是被抬著出去的。

江蕙則牽著妹妹的小手，笑吟吟看著穆王橫著從別院出去，心情愉快至極。

皇帝把李穎叫了去，「小火，你是想氣死你叔叔嗎？」

「這還真沒有。」李穎老老實實地道：「叔叔身體好，氣不死的。」

「不必再說了。」皇帝做了決定，「朕會下旨廷議，這件事該有個結果了。」

李穎忙道：「父皇，廷議之前，請您先下旨褒獎杜夫人。我請大哥查清楚了，密州的瘟疫確實是馮夫人獻出的藥方，這才能及時遏止，沒有造成大批百姓死亡。」這事皇帝准了，這是應該的事，既然杜夫人立了大功，理應褒獎，昭示天下。褒獎詔書是由翰林院的韓老大人用心草擬的，駢四儷六，工整華美，詳細講述了馮蘭的功績，封其為敬聖夫人。

褒獎封賞馮蘭的旨意下了之後，皇帝才下令廷議，這讓穆王差點沒被氣死。

杜隴和馮蘭是夫妻啊，皇帝先下旨褒獎馮蘭，再下令廷議，那些朝臣們眼睛雪亮得很，還會不明白怎麼回事嗎？哪個肯向著穆王府？

穆王是真的被氣病了，但這件事太大，他在床上躺不住，硬撐著起來，顛巍巍的也去參加廷議。

穆王以為廷議最先討論的會是杜隴因何行刺穆王世子李顥，畢竟這是事情的起源，誰知並沒有。

何相是第一個站出來說話的，一臉嚴肅，提出要先確定穆王世子李顥的死因。

「這还用問嗎？舊傷復發！」穆王怒了。

何相卻不緊不慢地道：「舊傷復發？穆王殿下，你確定嗎？」

「本王自然能確定。」穆王話說的肯定。

「如此，世子之死便有兩個原因，一個是舊傷，一個是復發。那麼，導致世子有

舊傷之人，對世子之死需擔負一半的責任。」何相分析得有理有據。

「一半太多了。」李穎指出，「杜夫人看過世子的病案，指出了諸多疑點，以她的經驗判斷，世子的傷本來能治好的，如果是她做主治大夫，這時世子已經痊癒了……」

「她會好心給我兒子治傷？」穆王怒氣衝衝地道。

「她會。」李穎正色告訴他，「杜夫人說了，醫者仁心，病人不分好壞，只要她遇到，就一定會救。以穆王府的事情為例，如果穆王府請她來醫治世子，就算她明知道醫治好世子之後會將她推下懸崖摔死，她也會克盡大夫的職責，不遺餘力。」

在場的官員有許多人都為之動容，這位杜夫人雖是弱質女子，卻光明磊落，有士大夫之風。

「不，杜隴要為我兒子的死負全部責任。」穆王語調狠戾。

「穆王殿下，你確定世子之死，杜隴要負全部責任？」何相語氣和緩，聽不出任何危機。

「是。」穆王咬牙。

何相眸中閃過冷冽的光，語調轉為激昂，「如此，請問穆王府處決十三位大夫，又是因為什麼？穆王殿下，既然世子之死是杜隴的責任，那服侍世子的大夫為何全部被處決了？」

官員之中還有些消息不大靈通的人，只知道李穎被杜隴刺死了，卻不知道穆王府把給李穎治過傷的大夫全殺了，不由得驚愕萬分，議論紛紛起來，「這也太過分了吧？難道大夫都沒有盡到職責，全部該死？」

在場的以文官居多，穆王如此暴虐，令文官們大為不滿，穆王這是草菅人命。全尚書站出來了，「穆王殿下，如果這些大夫沒有責任，穆王府卻處決了他們，是不是應該對朝廷有個交代？」

「十三條人命，非同小可，請穆王殿下賜教原由。」另一名官員也站出來了。

「請穆王殿下賜教原由。」其餘的官員們也紛紛站出來，要求穆王給予答案。穆王面對著朝堂上或憤怒、或遲疑的官員們，不禁頭皮發麻，大聲道：「本王處決他們又如何了？世子之死，難道和他們無關？」

「可你方才說了，世子之死，杜隴要負全部責任。」何相淡淡的提醒。

「是啊，如果杜隴要負全部責任，大夫便不該死；現在大夫無辜枉死，請穆王殿下給個交代。」江峻熙也站出來了。

眾官員目光狐疑，有人質問出聲，「親王罔顧人命，依律應如何治罪？」

聽到這，穆王有點慌了，人命關天，就算他是皇帝的親弟弟，也不能毫無原由就殺掉十三名大夫，必須有個由頭……但穆王府這陣子除了世子，沒人生過病……

「這些大夫並非枉死，他們都要對世子之死負起責任！」穆王這句話，是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裡擠出來的。

何相面色不變，「如此，那今日廷議，議的便不是杜隴刺殺穆王世子，而是杜隴刺傷穆王世子了。」

殺和傷，天差地遠。

穆王本能地想要反駁，卻想不出反駁的話，面如死灰。

#### 第六十章 穆王一系的敗落

穆王本來以為這次一定能置杜隴於死地，沒想到廷議才開始，杜隴的罪名就從刺殺李顥變成了刺傷李顥，這樣一來，杜隴未必會被判死刑。

難道我不能替顥兒報仇了？難道我殺不了這個可惡可恨的杜隴？

想到這一點，穆王胸中似有股火開始燃燒，火越來越大，也令他越來越煩燥。

「對，是刺傷，現在要議的是杜隴傷人之罪。」眾官員紛紛表示贊成。

「何相，你這是偏袒杜隴！」穆王再也忍不住，臉色鐵青，暴喝一聲。

何相和平時一樣斯文，不慌不忙地道：「穆王殿下，平民刺傷親王世子，也是極重的罪名。若情節嚴重，一樣應該處以極刑。」

穆王聽到「應該處以極刑」，不禁疑惑的看著何相，「此話當真？」

何相朗聲道：「若平民無故刺傷親王世子，自應處以極刑，以儆效尤。穆王殿下，下官斗膽請問您，杜隴是因為什麼刺傷世子的呢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穆王目光閃爍，吞吞吐吐了起來。

眾官員有的心知肚明，有的還不瞭解這個內情，「杜隴一介平民，穆王府戒備森嚴，杜隴以一人之力，如何刺傷得到世子？」

穆王面紅耳赤，拍案而起，「總之就是杜隴傷了我兒，必須嚴懲！」

李穎笑得淡然灑脫，「諸位見過杜隴此人之後，什麼也不必問，原因自明。」

眾官員都覺得不能相信，真的嗎？見到杜隴後，什麼都不用問就能知道杜隴刺傷李顥的原因了？

李穎請示過皇帝，命人把杜隴帶過來。

「諸位請看。」李穎看向門外，示意官員們轉身看去。

一名白衣男子站在門前，看到他的那一瞬間，不少官員張大嘴巴，竟忘了合上。驚鴻一瞥，杜隴露過面之後便又消失了。

「此神仙中人。」一片靜寂之後，不知是誰發起感慨。

「此人只應天上有。」立即有人附和。

對於杜隴的容貌，就連這些衣冠楚楚的官員們也為之驚歎。

「杜隴刺傷世子的原因，確實不必問了。」德高望重的全尚書歎道。

這還用問嗎？李顥必定是垂涎杜隴的容貌，輕薄於他，杜隴不甘受辱，才刺傷李顥逃走，這樣一來，杜隴雖刺傷李顥，卻也是事出有因。畢竟他是被李顥強搶進府、強行侮辱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

「臣以為應當從輕處罰。」全尚書為人正直，不怕得罪人，雖然穆王虎視眈眈的看著大家，他還是第一個開了口。

有人開頭，接下來就有人響應，「事出有因，應從輕處罰。」

「我兒是什麼身分，杜隴是什麼身分，怎能相提並論？杜隴傷了我兒，罪該萬死，必須立即處以極刑！」穆王向群臣發怒，朝皇帝哭訴，「陛下，顥兒是您的親侄子，他年紀輕輕就這麼走了，難道您就一點兒也不心疼他嗎？陛下，就算顥兒真



的要對這個杜隴如何，那也罪不至死吧？」

他這一哭，正直如全尚書也不再說話了。

不管怎麼說，死的那個人是皇帝的親侄子、太后的親孫子，況且穆王雖然跋扈，有一句話沒說錯——就算李顥真的強搶平民百姓，意圖非禮，他也罪不至死。工部尚書孫喜當即便站了出來，「穆王殿下說的不錯，即使世子真要對杜隴如何，也罪不至死。杜隴雖然不必對世子之死負全部責任，但他若不刺傷世子，接下來的便不會發生。追根究底，杜隴難辭其咎。」

李穎眸光一冷，這個孫喜和密州太守劉希是表兄弟，密州瘟疫的詳情被劉希給隱瞞了，如果不是太子差人徹查，馮蘭的功勞可能便這樣被抹過去。

劉希隱瞞，孫喜發難，這都不是偶然，背後一定有人授意。

孫喜一站出來，幾個官員也跳出附和他。

穆王得意了，大哭道：「陛下，求您為顥兒報仇雪恨，殺了杜隴，不然顥兒在九泉之下也難以安息，母后憂恨交集，寢食難安啊。」他跪倒丹墀，聲淚俱下。

李穎撩起袍襪在穆王身邊跪下，「陛下，杜隴是自己到順天府投案的，事關重大，順天府至今也沒有提審過他。臣以為，應該提審杜隴，讓他說明白案發當天的情形，以便文武官員做出正確的判斷。」

「不用提審杜隴，他該死！」穆王想也不想，脫口而出。

李穎言詞鋒利，「穆王叔叔不願意提審杜隴，是怕杜隴會說出什麼不利於你的話嗎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！誰怕杜隴一個小老百姓了，誰怕了？」穆王被李穎氣得七竅生煙。

皇帝道：「既然穆王不怕，那便提審杜隴。宣。」內侍立即出去帶人了。

孫喜等人見狀，紛紛低下了頭，穆王和淮王在陛下面前爭執，陛下這是明顯的偏向淮王啊……

杜隴一身白衣，緩步而入，再次驚豔了眾多官員。

穆王眼中冒火，「就算我兒要輕薄這個人又怎麼了？那也不是死罪！這個人害死了我兒子，我要他償命，一定要他償命！」

現在的穆王如兇神惡煞一般，但熟悉他的人卻知道穆王這段時日受委屈了，他本來是連杜隴的女兒阿若都不肯放過的，後來要求越來越低……

穆王以為提審杜隴也不過是說出李顥生前的醜態罷了，蘇相等官員也以為不過如此，誰知杜隴一開口，所有的官員全體驚呆了。

杜隴臉色凝重，「我是守法之人，如何敢輕易傷人？本來我是不肯動手的，之所以會傷了李顥，實在是迫不得已。李顥將我單獨留下，意圖輕薄，我再三不肯，李顥便承諾我，等他將來進京做了太子，一定不會虧待我，授以高官厚祿……」

「什麼？！」舉眾皆驚，連皇帝都變了臉色。

全尚書失聲道：「李顥如何能進京做太子？莫說陛下現已立了大皇子為太子，便是繞開大皇子不提，還有四皇子、五皇子、六皇子等，李顥如何能做太子？」

「陛下，李顥這是生了非份之想、謀逆之心！」李穎大怒，高聲叫道。

「胡說八道，根本沒有這回事！」穆王急得差點兒跳起來。

他再驕橫，也知道世上的壞事他盡可以做，但有一件事他是萬萬沾不得的：謀逆。不光他沾不得，任何一個人和謀逆大案沾上干係，都離死不遠了。

皇帝或許能容忍穆王欺男霸女、橫行霸道，但不會容忍穆王、穆王世子有造反之心，不能容忍穆王世子李顥要做太子。

群臣譁然，「請陛下徹查此事，萬萬不可掉以輕心！」

穆王顛巍巍地指著杜隴，「你、你胡說，你這全是胡說！這世上沒人能給你做證，你沒有證據，信口雌黃，像你這樣膽大妄為的狂徒，應該立即處死，處死！」

杜隴道：「誰說我沒有證據？我有。」

「什麼證據？」所有的人都異常關心，畢竟李顥都已經死了，杜隴有什麼證據能證明李顥生前確實跟他說過這樣的話呢？

杜隴神色肅穆，「只要打開李顥的棺木便知道我所言不虛了。陛下，諸位大人，李顥曾說他父王許諾過他，活著若做不成太子，死後也會以太子之禮下葬——」

「你胡說，你胡說！」不待杜隴把話說完，穆王就驚恐不已地打斷他，臉都嚇得變形了。

李穎敏銳的抓住這一點，「穆王叔叔在害怕什麼，為什麼嚇成這副模樣？你放心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咱們打開李顥的棺木看上一看，自會真相大白。」

「不許開棺，不許開棺！」穆王渾身冒冷汗，死活不答應。

李穎冷冷一笑，不再和穆王糾纏，轉身請求皇帝，「陛下，臣請求打開李顥的棺木，看他是否真如杜隴所言，用的是太子禮器。」

「臣附議。」何相第一個贊成。

「臣附議。」江峻熙是第二個。

「臣附議。」仝尚書氣得渾身發抖，說起話來也是抖的。親王世子膽敢以太子之禮下葬，這事如果是真的，可真的是大逆不道，令人深惡痛絕。

在場的官員陸陸續續都出言附議，沒辦法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和穆王為敵，實在是事情一旦和謀逆這兩個字沾上了邊，不管是誰都要緊張起來，在這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敢站錯隊。

最後，就連以溫和寬厚出名的太子李頌也道：「臣附議。」

穆王世子李顥這個棺，非開不可。他若是清白的，開棺自明；他如果真的以太子之禮下葬，這事可就嚴重了，比杜隴殺了他還要嚴重。

所有的官員都贊成，太子、淮王贊成，皇帝也不反對。

「好，那就打開李顥的棺木看看，還他一個清白。」皇帝對李顥還是抱著希望的，對穆王還是有著信任的，相信穆王雖然犯錯很多，但不至於狂妄到想要奪他同母兄長的江山。

穆王見大勢已去，臉色慘白的坐到了地上，完了，全完了，穆王府這下子算是完了……

皇帝命太子帶領御林軍統領李慶、江峻熙、何相、蘇相等人一起去了。李顥的棺木被打開，果然李顥穿的不是親王世子服飾，而是皇太子的袞冕九章，龍在兩肩，山在背，火、華蟲、宗彝在兩袖，每袖各三。太子等人不敢怠慢，當即便入宮稟明皇帝。皇帝大怒，下旨命御林軍查抄穆王府，這下好了，又從穆王府查出許多違禁之物，尤其是穆王，他竟然有一件繡著十二條飛龍的明黃團龍袍服。穆王跪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道：「皇帝哥哥，這件衣裳不是我的，我從沒見過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……」皇帝把袍服扔在他面前，「這件袍服正好合你的身量，袍子裡襠還繡著一個穆字，不是你的，又是誰的？弟弟，咱們同母所生，哥哥竟不知道，原來你這麼想做皇帝。」穆王哀求了許久，又累又煩，忽地仰起臉對皇帝吼道：「就算是我的又怎麼了？我是你親弟弟，這衣裳我就穿著玩玩，有什麼不行？我不就穿了件衣裳嗎，到底怎麼了？」皇帝見穆王到了這一步還如此囂張，不再和他廢話，命侍衛把他帶回穆王府關押了起來。

形勢陡然反轉，穆王被關押在府中，這時才知道鍋是鐵打的。原先所有的人都在為杜隴擔心，擔心有著一個刺殺親王世子的罪名，杜隴最終難逃罪責，但現在卻要為穆王擔心了。李顥違制以太子禮下葬，穆王做了十二飛龍袍服在府裡「穿著玩」，這兩件事情單獨拎一件出來都是大事，更何況兩件事趕在一起了。莊太后聽聞，嚇得連病都好了，命人叫來皇帝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「他是你親弟弟，就算錯了，你也不能趕盡殺絕，好歹給他留條活路。」莊太后對皇帝的哀求向來是百試百靈，這回皇帝卻含淚跪下，道——「母后，兒把這皇位讓給弟弟便是。」皇帝這話當然不是真的要讓位，但莊太后聽了臉色發白，聲音沙啞，「你、你真的不肯放過你親弟弟嗎？」「兒只求弟弟能放過我。」皇帝垂淚。安國夫人和寧國夫人一左一右扶著莊太后，很有默契的同時偷偷掐了掐她。莊太后和安國夫人、寧國夫人相處多年，深知她們倆並非胡亂說話、胡亂動手的下人，如果不是事情實在緊急，斷不至於如此，仔細想了想，長歎一聲，對皇帝道：「你國事繁忙，先去吧，哀家改天再找你過來說話。」皇帝也沒多留，這就告辭走了。皇帝一走，安國夫人便苦口婆心地勸起莊太后，「娘娘，不是奴婢們大膽，實在是這事情太嚴重了。皇帝陛下什麼事都能容忍，唯獨容忍不了謀逆之事，廢太子是他親生愛子，一旦造反逼宮，他也是嚴懲不貸啊。」

寧國夫人性子實在，已經替穆王盤算起來，「娘娘，這回穆王殿下想要一點事沒有，大概是難了。不如讓穆王殿下上個請罪摺子，認了違制的罪名，求陛下念在兄弟之情，從輕發落吧，那個杜隴刺傷世子的事不要再提了，千萬不要再提了。」

「那哀家的孫子白死了不成？」莊太后一聽就不樂意了。

寧國夫人忙道：「娘娘，穆王府這樁禍事因何而起？不就是因為世子遇刺一事嗎？這件事對穆王府太不吉利了，自打出了這件事，穆王府就沒消停過一天，不順利的事一件接著一件。依奴婢的愚見，不提為好。」

安國夫人也勸道：「據杜隴說，他本不敢傷害世子，是世子口出狂言，以皇太子自命，他出於義憤才出手。娘娘，追究杜隴就一定會牽出世子和穆王殿下違制的事，這件事可大可小，不能大意了。」

可憐莊太后以太后之尊，本是鐵了心要替孫子報仇的，但現在兒子也危險了，需要她去拯救。思來想去，最後莊太后下了決心，「死的已經死了，保住活著的人才重要。」

安國夫人和寧國夫人一起拜倒，「娘娘英明。」

莊太后差了安國夫人、寧國夫人到穆王府傳話。

兩位夫人見了穆王，就把莊太后意思說了說，不料穆王卻大發雷霆——

「母后向著皇帝哥哥，不疼我了！」

安國夫人素不喜穆王，冷笑道：「太后娘娘是為了誰病倒的？這話您也好意思說！」

寧國夫人忿忿道：「這些年來，只要您的穆王府沒有事，太后娘娘便無比順心。但凡有什麼不痛快，準和您穆王府有干係。王爺，太后娘娘對您是一片慈母心，您這做兒子的也得體貼體貼老人家吧？」

穆王臉上掛不住，大聲嚷嚷，「妳們倆號稱夫人，其實不過是我母后身邊的奴婢罷了，也敢這麼跟我說話？」

安國夫人惱了，「好，我是奴婢，我不配跟您說話。穆王殿下，奴婢不打擾，這便告辭。」

寧國夫人也氣白了臉，「以後您想見我們，恐怕還見不到了呢。似您這樣，定會和廢太子一樣被貶為庶人，囚禁起來。」

穆王一聽大驚。

安國夫人和寧國夫人轉身就要走，李頎自外進來，雙膝跪倒，淚水漣漣，「父王，如果咱們真和廢太子一樣被囚禁了，以後您想見皇祖母都見不著了，如何對她老人家盡孝？父王，為了您的母后，為了您的兒子，求您聽聽兩位夫人的話吧。」

穆王正煩燥著，聽到這話更不快了，竟一腳將李頎踢開，把他踢得吐了血。

看見這幕，安國夫人和寧國夫人連連冷笑，揚長而去。

從前，莊太后派來的人對穆王總是畢恭畢敬的，從來沒人敢這樣，看著兩位老夫人的背影，他不由得慌了。

當著兩位夫人的面，穆王雖然硬氣得很，但兩位夫人走了之後，他卻像熱鍋上的

螞蟻一樣轉來轉去，煩燥不安。

李頎忍著一口氣，過來相勸，說明厲害，「咱們若真像廢太子一樣被貶為庶人，囚禁起來，到時候可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淒慘無狀了。」

穆王到這時候也知道害怕了，當著李頎的面還要擺架子，發了通脾氣並把人趕走，但將人攆走後，他卻把府裡文筆最好的幕僚叫過來，讓這幕僚替他起草請罪摺子。

這時穆王府大門小門全關了，連下人也不得隨意出入，幕僚正心急如焚，擔心他也受牽連呢，不過聽穆王這麼說，知道事情或許有轉機，登時精神一振，「王爺，這摺子屬下定會盡心。」

花了許多心思，努力替穆王寫了請罪摺子，竭力替穆王開脫，到底是親兄弟，皇帝見穆王認罪態度好，漸漸息了怒氣。

皇帝對穆王還是格外寬大的，只罰他面壁思過三年、罰俸三年，另外穆王的封號降為思穆王，從親王降成郡王。

雖然穆王受了罰，莊太后卻安心了，「好好好，罰了就好，罰了之後也就沒事了。」莊太后現在只希望穆王平平安安的活著，這樣她就放心了。

至於杜隴，則由皇帝親自下旨，無罪釋放。

這個結果，有人覺得大快人心，有人卻是不滿意的。

蘇相府中，蘇馥委屈無限，「爹爹，又讓江蕙逃過一劫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為什麼她的運氣這麼好，一次又一次，她都有驚無險的挺過來了？爹爹，咱們不能眼睜睜的乾看著，得做些什麼。」

「萬萬不可。」蘇相正色道：「現在要對付江蕙，就必須聯絡穆王。但穆王已和謀逆兩個字連在一起了，碰不得。」

「您明明知道穆王是冤枉的，他沒有謀逆。」蘇馥美麗的眼眸中滿是不甘。

蘇相道：「是，我當然知道穆王沒有謀逆之心，他做龍袍真的只是穿著玩，在自己屋裡過過皇帝癮，就算李顥用太子之禮下葬，也不過是穆王給他無辜枉死的愛子一點身後安慰。但這又有什麼用？這個話咱們不敢出去說，不敢傳到陛下耳中。」

「陛下難道真的相信穆王謀逆？就穆王那個腦子、那個膽子，可能嗎？」蘇馥疑惑。

蘇相苦笑，「阿馥，妳以為帝王最怕什麼？最怕有人覬覦他的皇位啊，但凡有人想奪他的皇位，不管親弟弟還是親兒子，他都會翻臉。穆王或許真沒野心，但帝王疑心大，陛下不肯再縱容他了。」

蘇馥折下一枝鮮花，隨手一片一片的撕著，「爹爹，咱們差人去通知穆王，攏掇穆王來了京城，誰知他竟是個沒用的，穆王沒用，咱們還能用誰呢？」

「現在誰在京城？」蘇相微笑詢問。

蘇馥想了想，臉色激動，「韃坦國王子、公主，還有高夏國的使臣！」

蘇相一笑，「番邦女子就是不知羞恥，韃坦國三公主愛慕淮王，竟然公開表露出來了。也好，讓這位韃坦國公主去給江蕙添添麻煩。」

蘇馥變了臉色，「雖是番邦女子，但畢竟是位公主，淮王殿下真的收下她可怎麼辦？」

蘇相忍不住歎氣，「兒啊，妳以為淮王現在還是妳的嗎？」

聽蘇馥這口氣，還把淮王當作她的夫婿一樣，唯恐被別的貴女插足，卻不想想，江蕙才是眾所周知的未來淮王妃。淮王和她蘇馥，沒有一點干係。

蘇馥心痛掩面，「就依爹爹。」

蘇相還是心疼女兒的，溫和地拍了拍女兒，「阿馥，看開些。」

「我真的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，為什麼淮王殿下要待江蕙這麼好。」蘇馥幽幽的道：「爹爹，這件事情您心知肚明，如果不是有淮王幫忙，穆王世子的棺木不可能輕易打開，杜隴絕不可能無罪釋放，淮王為了江蕙，不惜和他的親叔叔為敵……」

蘇馥太過傷心，聲音哽咽，幾乎說不下去了。

為什麼？她從小就認得淮王殿下了，數年之前，杭皇后已對她另眼相看，前年她進宮賀歲，杭皇后更是親手將一只鑲紅寶石的鐲子戴在她手腕上，她作過多少美夢，憧憬過多少回嫁給淮王之後的日子，為什麼這麼輕易就被江蕙搶走了？江蕙搶走的不只是淮王未婚妻的名分，還有淮王殿下的心……

「阿馥，妳要想好了。」蘇相臉色不大好，「就算妳真把淮王的人搶回來了，也未必就能安枕無憂，淮王的心在江蕙身上。」

「我要他的人，也要他的心。」蘇馥臉頰發亮，柔情似水，「只要爹爹盡心竭力幫我，我一定能如願以償。爹爹，我知道您要成左相，成為臣子中的第一人，到時候我會幫您的，不遺餘力的幫您。」

「甚好。」蘇相笑道。

蘇馥又道：「爹爹，那永城王雖然蠢得很，但蠢人自有蠢人的用處，也別白白浪費了。不如暗中差人去深州，攛掇永城王來京城找江蕙的麻煩。永城王這隻蠢豬在江蕙手裡吃了大虧，最恨的便是江蕙了。」

蘇相搖頭，「不必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蘇馥不解，也隱隱有些不滿，為什麼這麼好的想法，爹卻不支持呢？蘇相微微一笑，「不用咱們做什麼、說什麼，永城王自己便會跑來京城。」他神情、語氣均十分自信，十分自負。

蘇馥一喜，「真的嗎？」

蘇相笑道：「阿馥，妳心思全在淮王身上，以為淮王偏愛江蕙、幫江蕙，所以江蕙才能保她母親和繼父安然無恙，對嗎？其實不然，江蕙甫至京城便引發了一次賭局，十個人當中有九個半賭她會輸。這是為什麼？」

「穆王固然尊貴，江蕙的父親安遠侯也是皇帝近臣，何以見得一定會輸？大家之所以會一邊倒，無非是因為多年以來，穆王一向囂張霸道，而皇帝陛下看在莊太

后面上一再容忍，所以才會覺得這次也不例外，世人皆有這種想法，可見穆王在莊太后面前何等得寵。

「莊太后疼愛穆王這個小兒子勝過了皇帝陛下，疼愛穆王府的孫子也勝過了諸皇子，這種情形，妳以為淮王忍受得了？他早就對穆王一系不滿了，這次不過是藉著李顥之死來做文章罷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蘇馥恍然大悟。

想到李穎並不愛江蕙，只是在借機剷除異己，蘇馥如飲蜜水，從嘴到心全是甜的，登時容光煥發。

蘇相不由得心中歎息，溫聲道：「咱們明白這個道理，永城王這隻蠢豬卻不會懂。他必定以為這還是以前呢，以為有莊太后庇護，穆王府就算涉嫌謀逆也沒事，不過是罰俸降爵而已。放心，這隻蠢豬不會安安分分留在深州，還會到京城鬧事的。」

「甚好。」蘇馥淺淺而笑，「不過這隻蠢豬恐怕鬥不過江蕙，咱們要不要幫幫他？」蘇相想了想，「幫可以，但不能露出任何蛛絲馬跡。」

父女二人便把這些事情都商量定了。

#### 第六十一章 花心的呼鳳公主

馮蘭回京之後，江老夫人要他們一家人全住到安遠侯府，「阿蘭，妳是我乾女兒，女兒回娘家小住，是天經地義的事。」

馮蘭笑，「娘，您的好意我心領了，蕙蕙已經替我買了宅子，我還是住在花畔里吧。」

江蕙早在寫信讓馮蘭、杜隴回京城的時候，就已經替馮蘭買好宅子了，這宅子在花畔里，離安遠侯府只隔了一條街，宅子原是一個鹽商的產業，這鹽商是有錢人，宅子又大又華麗，江蕙帶阿若來看房子的時候，阿若便興致勃勃地騎著灰灰在宅子裡跑了一圈。

阿若高興地道：「這裡滿大、滿好看的，我喜歡。灰灰一直叫，牠也喜歡。」

一聽這話，江蕙便重金買下了，命人收拾好，隨時可以入住。

杜隴無罪釋放之後，挑了個黃道吉日，馮蘭和杜隴帶著小阿若搬到了花畔里的宅子。

小阿若的東西很多，從江老夫人特地為她製的小床，到她日常應用之物，還有她的灰灰、小黃黃們，滿滿的裝了一車。

阿若對於新居很滿意，但姊姊不跟她一起，她卻很有意見。還是馮蘭、江蕙勸了她許久，跟她講好多道理，阿若才勉強接受她和姊姊各有一個家的事實。

阿若搬走之後，江蕙一夜沒睡安穩，次日一大早便到花畔里的宅子去看望母親和妹妹。

「蕙蕙，早。」馮蘭告訴她，「咱們阿若小姑娘還沒起床呢，一晚上醒過來好幾回，檢查父母在不在她身邊。」

江蕙有些憂心，「前些日子，阿若一定要我抱著她才能睡得安穩。娘，那時候我除了擔心妳和杜叔叔，最擔心的就是小阿若了。」

馮蘭抱住江蕙，「蕙蕙，對不起，娘沒有照顧好妳和小阿若，這幾個月妳和小阿

若的經歷都可以寫一本歷險記了。」

江蕙撒嬌的靠在母親肩上，「可惜歷險記這麼快就結束了，我那絕世的才華都沒有顯示多少……」

「哎，我那絕世的才華呀。」身後傳來小女孩兒奶聲奶氣的聲音。

江蕙和母親一起回頭，只見阿若不知什麼時候自己起來了，背著小手，像老夫子一般搖頭晃腦，發著感慨。

「調皮孩子。」江蕙和馮蘭都笑了。

阿若撲到馮蘭懷裡親暱了一會兒，又撲到江蕙懷裡，「姊姊，一晚上沒見，你想我不？」

「想。」江蕙親親妹妹的小臉蛋。

「我也想姊姊。」阿若嘻嘻笑著，捧著姊姊的臉親了一下。

母女三人一起吃了早飯，阿若便打算出去溜灰灰了，「夫人，大小姐，二小姐，三公主來訪。」侍女進來稟報。

馮蘭和江蕙交換了一個眼色，都覺得有些好笑。

江蕙本來是不大喜歡呼鳳這個人的，但上次呼鳳從別院把馮蘭和杜隴帶走，幫了江蕙的忙，江蕙不好意思不見她。

「有請。」馮蘭和江蕙都道。

阿若皺著小眉頭，樣子很苦惱、很糾結，「這個三公主要搶姊夫，又喜歡姊姊，還幫過爹和娘，那她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呀？哎，這個問題太複雜了。」

馮蘭和江蕙看了都樂得不行，心想道：小阿若，在妳眼裡，人只分好壞嗎？為了區分呼鳳是好人還是壞人，妳也真是費心思了。

把呼鳳請進來，行禮落坐，她面色沮喪，「江姑娘，我哥哥和貴國的談判已經差不多了，他親自向五皇子殿下提親，殿下委婉的拒絕了。哎，再委婉的拒絕也是拒絕，難道我真的這麼不好，讓他根本不願意考慮我嗎？」

「三公主，妳不必妄自菲薄，其實妳很好，爽快大方，明媚可人，只是五皇子心有所屬罷了。」江蕙見呼鳳情緒低落，好言安慰她。

「妳真的覺得我很好？」呼鳳見江蕙對她親切，臉色好多了，熱切的道：「哎，我喜歡妳，妳也覺得我好，那咱們就在一起，我不想和妳分開！」

江蕙頗有些窘迫，「三公主，妳不想和我分開，有很多辦法的，譬如說妳可以嫁到我朝，和我住得很近……」

「咱們倆一個家不是更好？」呼鳳理所當然地道。

「抱歉，這樣真的不行。」江蕙不想讓呼鳳誤解，也不想給呼鳳本就不存在的希望。

馮蘭替呼鳳倒了熱茶，遞到她手中，溫柔地道：「一夫一妻難道不好嗎？為什麼要和別的女子分享自己的丈夫？」

「可以不分享嗎？」呼鳳驚訝，「有本事的男子，哪個不是三妻四妾？在我國，男子本事越大，愛慕他的少女越多，他的妻妾便越多。」

「當然可以不分享了。」馮蘭不假思索地道：「以妳公主的身分，完全可以精心



挑選一位才貌雙全的英俊青年，妳一心一意愛他，他也一心一意愛妳。」

呼鳳仔細想了想，「馮夫人，妳說的這個，我聽了很動心。但是，我所知道的王公貴族當中，無論我國還是貴國，都沒有這樣的先例。我的父汗、兄弟，我所有的親戚，妻妾有多有少，但一夫一妻、別無內寵的，我沒有見過。」

「妳不是炫耀過嗎？妳是公主啊。」江蕙柔聲相勸，「妳身分這麼尊貴，當然要和別人不一樣才行，別的男子三妻四妾，妳的丈夫卻不行。」

呼鳳聽了馮蘭和江蕙的話覺得很新鮮，但一時還想不通，「我再考慮考慮。咱們不說這個了，江姑娘，妳家的飯菜很美味，妳們留我吃飯吧。」

呼鳳不是第一次到江蕙家裡蹭飯吃了，江蕙也不以為意，「好啊，今天咱們吃新菜式，包準妳沒吃過，定讓妳說好吃。」

「所以我想和妳做一家人啊。」呼鳳抱怨。

江蕙不由得笑了，馮蘭也是莞爾。

阿若見母親和姊姊都笑了，也很高興，「我正打算溜灰灰呢，要不妳和我一起去吧。」

呼鳳欣然答應，「好啊，我騎馬，妳騎灰灰。」

江蕙不放心阿若，「我陪妳們一起去。」

馮蘭笑咪咪的，「我想到幾個新菜式，這就讓廚師去做。妳們出去玩吧，中午回來就有好東西吃了。」

「好。」江蕙和阿若都很高興。

「叨擾了。」呼鳳笑著道謝。

三人一起出門，院子裡的灰灰見到阿若便興奮的大叫，圍著阿若轉圈。

阿若摟住灰灰的脖子親熱了一會兒，翻身騎上灰灰，「灰灰，咱們出去逛逛，老待在院子裡你會悶壞的。」

呼鳳多瞅了灰灰兩眼，「阿若，妳這是狼還是狗？」

「狗。」阿若嘻嘻笑道。

灰灰立刻憤怒的咆哮了幾聲。

「叫你狗你就不高興，行了行了，我叫你灰灰。」阿若扮個鬼臉。

「阿若，怎麼又騎灰灰了？說過許多回了，這不安全。」杜隴自外進來，見寶貝小女兒又騎到狼狗背上，不由得擔心。

「沒事的爹爹，我騎過很多回了。」阿若開心的笑。

呼鳳愣了一下，她從沒聽過這麼好聽的男子聲音，轉過頭一看，不由得怔住了。一張如秋夜明月般的面龐映入眼中，呼鳳倒吸一口涼氣，她從沒見過這麼好看的男人！

杜隴向阿若伸出胳膊，阿若咯咯笑道：「爹爹，你不讓我騎灰灰，那你給我當馬騎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杜隴笑容淺淡卻寵溺。

江蕙含笑看著妹妹撒嬌嬉鬧，卻被呼鳳一把拉住了，「江姑娘，這是妳……妳繼

父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江蕙點頭。

「他怎地這麼好看……」呼鳳聲音發顫。

江蕙詫異不已，「三公主，那天不是妳帶著我母親和繼父離開別院的嗎？」

呼鳳道：「妳繼父都沒抬過頭啊，走了也沒跟我道謝，客氣話都是妳母親說的。我還以為他是鄉下人沒見過世面，不懂禮貌呢。」

聽了這話，江蕙徹底無語了。

呼鳳也不再說話，只癡癡地看著杜隴。

杜隴似乎覺察到了呼鳳的目光，不悅的轉過身，「阿若，爹帶妳出去玩，讓妳姊姊陪客人吧。」

阿若開心了，連忙道：「爹爹，我要上街逛逛，要買很多東西，咱們帶灰灰一起去吧？灰灰在家裡也會悶的，牠也想逛街，我肯定牽好灰灰，不叫灰灰亂跑。」眼看呼鳳眼神越來越不對，江蕙心中生出不妙的感覺，立刻道：「三公主，我陪妳出去走走。」

呼鳳目光不離杜隴的背影，擺擺手，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我不出去走走，我就在這兒……」

江蕙卻強硬地挽住呼鳳的胳膊，「走了走了，我帶妳到花園看看，這裡的風景很美的。」

「我不要看風景，我要看人。」呼鳳把江蕙甩開了。

江蕙心中暗暗叫苦，這呼鳳公主是轉而看上杜叔叔了嗎？真是讓人想不到。

杜隴生得太好了，常有女子對他著迷，但一則呼鳳號稱喜歡李穎，二則江蕙以為呼鳳之前是見過杜隴的，所以根本不曾防範，誰料得到呼鳳前一刻似乎還對李穎有意，這一刻目標便轉向杜隴了呢？

呼鳳直瞧著杜隴，杜隴不耐煩，便道：「蕙蕙，妳陪客人，叔叔帶阿若出去玩了。」話音未落，已指揮著灰灰箭一般的躡了出去，杜隴抱著阿若，也很快沒人影了。

「哎，別走啊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」呼鳳見杜隴忽然走了，著急的叫道。

眼見呼鳳想往外追，江蕙忙把她拉住，「三公主，我杜叔叔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的。」

呼鳳癡癡的問：「為什麼我一定是外人，我不能成為他的內人嗎？」

江蕙頭疼，心道：妳是公主妳也不能這樣，杜隴和李穎的情況又不一樣，李穎只是定過親，有未婚妻，杜隴可是結婚多年，有妻有女的。

「杜叔叔和我娘感情很好，插不下第三個人。」江蕙正色告訴呼鳳。

呼鳳很是埋怨，「江姑娘，為什麼妳母親和妳一樣，都這麼霸道啊？」

「不錯，我們母女是一樣的，男人必須獨占，不能跟人分享。」江蕙直言相告。

「不行，難得見著這樣的美男子，我一定要追出去看看。」呼鳳不服氣，還是追出去了。

「哎，妳是客人，在我家不經主人同意亂走，太沒禮貌了吧？」江蕙追上她。

杜隴這時已經看不見人影了，呼鳳滿心失望，在花壇旁邊的石椅坐了下來，「為

什麼妳要獨占男人？優秀的男人這麼少，本來就不夠分的，妳還單獨占著一個。」江蕙想糊弄過去，奈何呼鳳不肯放過她，一定要追問原因，她思索片刻，覺得跟呼鳳講理大概不行，便動之以情，溫柔說道——

「因為我太愛他了，所以容不得他有別人，容不得他和別人在一起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聽江蕙這麼說，呼鳳似乎有些理解了。

江蕙正暗暗有些小得意，忽然在地上看到一個影子，那是一個男人的影子，她吃了一驚，慢慢轉過頭，見一俊美少年正含笑殷切看著她，不是李穎又是誰？

江蕙的臉頰瞬間豔如五月的石榴花。不好了，方才開解呼鳳的話一定被他聽去了，他說不定當真了……

呼鳳一手玩弄著朵紅色的小花，一手托腮，似有愁容，「妳真的這麼愛五皇子殿下啊？哎，我也喜歡他，卻沒愛到這個地步。妳說說，是不是有一天我也愛一個人到如妳愛五皇子的地步，就可以修成正果了？」

李穎眼中笑意越來越濃，眼神也越來越熱烈。

江蕙只覺得自己臉上火辣辣的，根本沒聽清楚呼鳳說了什麼，見呼鳳還要再問些什麼，江蕙忙轉移話題，「三公主，我娘不知讓廚房做了什麼新菜式，咱們回去問一問好嗎？」

呼鳳滿懷心事的站起身，「好吧，先吃一頓好的再說。」

江蕙便要和呼鳳一起走了，李穎含笑指著石椅，告訴江蕙他在這裡坐等。

江蕙裝作沒看見，目不斜視，揚長而去，雖然裝得很驕傲，但江蕙陪呼鳳回去之後，和馮蘭、呼鳳說了半天話，見李穎還沒過來，江蕙也坐不住了，心裡犯嘀咕，也不知他是有事走開了，或是還在那裡坐著，便藉口要更衣，溜出來了。

呼鳳想跟著江蕙一起出去，「我也要更衣。」

馮蘭笑著把呼鳳攔住了，「對不住，小女現在不喜歡有人打擾。三公主上門是客，客隨主便吧。」

呼鳳無奈的又坐了回去。

江蕙慢悠悠邁著小碎步，「我要不要過去見見他啊？方才的話如果他聽到了，我是不是……哎，我該不該跟他解釋一下，我是在安慰呼鳳……」

到了地方之後，江蕙偷眼望去，咦，竟然沒人了？

江蕙彎著腰，探頭探腦的四處張望，「人呢？」

「表妹是在找我嗎？」耳畔是李穎帶笑的聲音。

江蕙直起腰，一本正經道：「不是的。我方才在這裡掉了支髮釵，我來找髮釵的。」

「哎，我自作多情了，原來表妹不是找我。」李穎在石椅上坐了，以手支頭，一臉煩惱，眼神幽怨。

江蕙撲哧一笑，李穎這個樣子，挺可愛的。

她這一笑如鮮花綻放，李穎心怦怦跳，溫柔笑道：「表妹，我賺了一千金。」

「哪裡賺的一千金？」江蕙一時沒反應過來，隨口問道。

李穎溫柔似水，「千金一笑嘛，表妹方才笑了，我可不是平白賺了一千金？」

江蕙這才知道他的意思，又羞又喜，轉過了頭，「表哥學壞了，油嘴滑舌的，我不理你了。」

「方才還說太愛人家了，這時又說不理人。」李穎抱怨。

江蕙耳後根都成了深粉色，「我和呼鳳說著玩，騙呼鳳的。那些話你可別當真啊，不是當著你面說的，我不負責。」

「表妹，妳能騙呼鳳，也能騙騙我，對嗎？」李穎含笑和她商量，「妳若喜歡，偶爾也騙騙我好了。」

「好吧，偶爾也騙騙你。」李穎目光太深情，語氣太溫柔，江蕙不由自主的點頭。

「多騙幾次也沒事。」李穎低笑。

「騙多了也不好吧？」江蕙小聲嘀咕。

「騙多了好。」李穎滿臉憧憬，「這種話妳每天說上三遍五遍，妳自己便信了，會真的很愛我……」

江蕙大羞，輕輕啐了一口，轉身便跑，「我不理你了。」

李穎一躍而起，趕忙去追，「表妹，等等我！」

江蕙在前面跑，李穎在身後追，可這時阿若卻騎著灰灰衝到他倆中間，「停，停！小火哥哥你幹什麼，你又追我姊姊！」

白影一閃，杜隴隨後也來了。

阿若這個小姨子是無論如何得罪不起的，李穎呆了呆，停下腳步，滿臉都是笑，「小阿若，表哥是和姊姊……比賽，比賽，我們是在比賽。」想起上回江蕙的藉口，便依著江蕙的說法。

阿若咦了一聲，「又比賽呀？對了，小火哥哥，上回你輸了要請客吃飯，還沒請呢。」

灰灰也不知是人來瘋還是怎麼的，仰起脖子，一通猛叫。

「灰灰也要去！」阿若歡快喊了一聲，替灰灰解釋。

「好，灰灰也去，灰灰也去。」李穎滿口答應。

江蕙紅著臉回來了。

阿若開心得不行，伸手摟江蕙的脖子，「姊姊，小火哥哥要請客，連灰灰一起請！」

「好啊。」江蕙抱住了妹妹。

「咦，姊姊，妳的臉怎麼發燙啊？」阿若碰到江蕙的臉頰，嚇了一跳。

「沒事，沒事。」江蕙忙道：「可能是我跑太快了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阿若明白了，「姊姊，那妳以後跑慢點。」

江蕙不好意思的點頭。

杜隴笑而不語。

阿若熱情的問著李穎，「小火哥哥，你請客是在家裡，還是在酒樓呀？」

李穎道：「我還住在宮裡，在家裡請客不方便。阿若，咱們去松鶴樓好不好？」

「好呀好呀。」阿若高興的拍起小手掌。

這便約定好了，找個時間一起去松鶴樓大吃一頓。

李穎上回可是答應要請阿若、江苗、江蓉三個小姑娘的，所以這次請客，自然是連安遠侯府一起請了。

江峻熙有公務在身，不便來，丹陽郡主也有事，江老夫人興致卻好得很，帶了江峻朗、文氏，以及家裡的幾個孩子一起赴宴。

江老太爺自己不去，卻勸江老夫人帶上江峻節，「阿節這孩子，除了上學以外也不出門，年紀輕輕的，悶在家裡哪行？妳帶阿節一起去。」

江老夫人覺得有理，命人去叫江峻節，江峻節不大有興趣，但江苗和江蓉一邊一個拉著他的手，江峻節抗拒不了，便和大家一起上了車。

到了松鶴樓之後，下了車，江峻節看到街角有一個小乞丐在討錢，那乞丐年齡很小，瘦得只剩皮包骨，不由得心中憐憫，緩步走了過去。

他取下荷包，要把自己荷包裡的碎銀子給這小乞丐，但他還沒走到近前，驀然從旁邊小巷中跑出一個半大孩子，狠狠撞了他一下，他的荷包便掉在了地上。

江峻節只當是孩子們在玩鬧，也沒當回事，正彎腰去撿荷包，卻有一個壯男跑了過來，一腳踩在荷包上，嘴上還罵罵咧咧的——

「瞧著人模人樣的，竟偷老子的荷包！」

那壯男的聲音不小，這一喊就把周圍的人都吸引了過來，便有閒人跑過來看熱鬧，「有賊，有賊。」

呼鳳和她哥哥呼圖王子一起在酒樓前下馬，聽到這喊聲，登時興奮了起來，「哥哥，我去抓個賊玩玩。」不等呼圖王子答應，已飛快地跑了。

呼圖王子看了是直搖頭。

呼鳳撥開圍觀的人進去，只見一個男人在罵另一個男人是賊，偷了他的荷包，但另一個男人硬是不承認。

呼鳳俠義之心頓起，走將過去，抽出彎刀喝道：「做賊便做賊，還沒膽子承認了！」可她沒想到，那人看也不看她一眼，被一個小賊蔑視，呼鳳大為惱怒，聲音更高，「你承不承認？再不承認本公……本姑娘便不客氣了！」

呼鳳擋在那人面前，但那人容色冷冷，面對她的質問，根本不屑回答，對她手中的彎刀，也是視而不見。

呼鳳這位公主雖然被人拒絕過，卻不曾被人這般輕視過，實在氣不過，手腕靈活的一轉，彎刀架在那人頸間，「回答我！」

那人依舊不動，不躲閃，面無表情，冷淡至極。

呼鳳手上用力，「再不說話，我一刀殺了你！」

那人眼眸似一潭深水，對於呼鳳的威脅，他像沒有聽到一樣，眼中不興波瀾。他有些清瘦，但容貌很俊，如果這會兒不是被當賊一樣審問，一定也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。呼鳳離他很近，不知怎地竟觀察起他的相貌來，眼前這個人雖然清瘦了些，但他卻是除了淮王、杜隴之外最出色的人了……

呼鳳清了清嗓子，「哎，你是不是啞巴啊，不會說話嗎？」

「我小叔叔不是啞巴，他只是不愛說話罷了。」江蕙等人聽到吵鬧聲，及時趕來。

江峻朗很著急，「快放開我弟弟！」

江蕙安慰他，「叔叔放心，三公主心地不壞，不會胡亂傷人。」

呼鳳收了刀子，傻呼呼的看著江蕙，「他是妳小叔叔？他不是啞巴？那他是不是身懷絕技，所以我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一點也不害怕，跟我鬧著玩？」

「我小叔叔手無縛雞之力。」江蕙笑道。

呼鳳不可思議的看著江峻節，「他絲毫沒有武功，卻這般鎮靜自若，他……他太勇敢了，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！」她的目光由驚訝轉為愛慕。

江蕙暈，三公主，妳不會是……從淮王轉向杜隴，從杜隴轉向江峻節，妳也太、太那個啥了吧？

眾人說清誤會，一起進了酒樓。

呼鳳現在不看李穎，也不看杜隴了，目光只圍著江峻節打轉。

江蕙看了，舉起茶杯，一飲而盡，她需要喝杯茶壓壓驚。

## 第六十二章 呼鳳公主大方追愛

雖然這次請客全是自己人，但也按時下的風俗習慣分了男女，呼鳳應該是在江蕙這邊的，但她早已藉口要找她哥哥呼圖王子，坐到男席去了，而且坐到了江峻節身邊。

呼鳳沒話找話，「你是特地去給小乞丐銀子的吧？你心地可真好。」

江峻節安安靜靜的坐在那兒，不怎麼說話。

呼鳳邀功道：「那個小乞丐我讓人給錢了，我還讓人替那個丟荷包的男子找東西去了，這周圍的小乞丐每個都給錢給糧。」

江峻節夾起清炒時蔬放入口中慢慢咀嚼，吃相優雅。他一直有些憂鬱，就算在享用美味食物，也沒有愉悅的表情。

呼鳳著迷的看著他，這個江峻節生得很俊俏，就是稍微瘦了那麼一點，以後把他養胖些，那會更好看……不過他不怎麼愛說話，但這樣也挺好的，以後家裡不會吵吵鬧鬧……

眾人看在眼裡，都覺好笑，呼圖王子身形剽悍，外表粗魯，和淮王、杜隴、江峻朗等人說起話來卻滴水不露，按理說他這樣的人應該約束一下他妹妹，令人不解的是，他對他妹妹的行為好像看不到一樣，根本不干涉。

他這做哥哥的既然是默許縱容的態度，江峻節又沉默不語，眾人也便裝作沒看見，談笑風生。

「哎，不光你心好，我也挺善良的。」呼鳳自己誇獎自己。

江蕙驚訝過後，覺得呼鳳也有她的可愛之處。

文氏和馮蘭說著悄悄話，「姊姊，妳看咱們阿節和這位韃坦國三公主坐在一起，看上去是不是也挺般配的？這位公主雖然不夠矜持，太主動了些，不過咱們阿節這個性子，若是再娶個斯文靦腆的媳婦兒，兩個悶葫蘆放在一起，那不得悶死人啊。」

馮蘭笑道：「三公主幫過我的忙，這姑娘挺熱心的。」

「心地好，這是最要緊的。」文氏歎道：「阿節這孩子從小沒爹沒娘，被父親撿

回家撫養長大，他將來娶妻成家，如果妻子心眼兒不好，待人不實在，阿節該有多可憐。」

想著，文氏便附耳和江老夫人說了句話。

江老夫人聽罷，看了看呼鳳，低聲道：「這姑娘身分太特殊了，行事做派又和京城女子大不相同，不過瞧著相貌不錯，又古道熱腸、愛幫人，對待家人一定很盡心。」

江老太爺一直催著江老夫人給江峻節說親，但江峻節的親事委實不好說，江峻節是螟蛉義子，不是江老太爺親生的，雖生得俊美，性子卻有些憂鬱，不愛說話，如今還在讀書，不知將來的前途如何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很是令人犯愁。

江老夫人給他相看了不少人家，高門貴女嫌棄江峻節的出身，門戶低的呢，江老夫人又覺得委屈江峻節了，眼前這位韃坦國三公主雖然有缺點，而且缺點還很明顯，但要讓江老夫人給江峻節挑一個比呼鳳更合適的，江老夫人還真挑不出來。江蕙嫣然笑道：「小叔叔一點也不開朗，呼鳳公主卻是太開朗了，兩個人要是能互相平均一下，那便和諧了。」

「能那樣就太好了。」江老夫人歎息。

另一頭，阿若和江苗、江蓉這三個小姑娘湊在一起，神神祕祕的，也不知在商量什麼。

阿若道：「哎，三公主不搶姊夫了，那她是好人了吧？」

江苗不是很確定，「應該是吧？」

江蓉一臉認真，「我娘說過，知錯就改，還是好孩子。她不搶姊夫，她就不壞了。」三個小姑娘討論了一會兒，一致認為現在的三公主，可以劃到好人的行列當中了，既然三公主是好人，小姑娘們決定去幫幫她。

三個小姑娘們手牽著手跑過去，阿若推開杜隴，「爹爹，你挪挪好不？我想坐小叔叔旁邊。」

杜隴自然依她，給她騰出位子，阿若便在江峻節身邊坐下了。

江苗和阿若坐在一起，都朝江峻節笑，「小叔叔，三公主蠻不錯的，她是好人。」

江蓉乾脆攀到江峻節懷裡坐好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叔叔抱。小叔叔，我給你笑一個，你給三公主笑一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對呀，小叔叔你給三公主笑一個嘛，三公主都朝你笑好幾個了。」江苗道。

「小叔叔，來而不往非禮也。」阿若推推江峻節。

江峻節一向清冷，三個小姑娘圍著他嘰嘰咕咕，他卻露出了淺淺淡淡的笑容。

「還是妹妹們本事大。」江蕙不禁笑了。

馮蘭和文氏也笑。

江峻節一笑，呼鳳覺得他更好看了，看他的神情越發著迷。

江蓉要吃水晶糕，江峻節拿過一塊，很有耐心的慢慢餵給她吃。

呼鳳感動至極，「你對小孩子真好。你以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也會對她這麼好吧？」

江峻節眼中蒙上一層霧氣，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孩子……

呼鳳笑咪咪看著江峻節和三個小姑娘，想像著她和江峻節成了親、生了好幾個孩

子，一家人熱鬧又溫馨，越想越美。

呼鳳回到江蕙身邊，「咱們有緣分，就是應該成為一家人。江姑娘，妳小叔叔很好。」

江蕙見她這麼坦率，說話也很直接，「我小叔叔是孤兒，由我祖父收養，他很渴盼家庭溫暖，如果他將來娶妻成家，希望他的妻子能一心一意對他。」

「嗯，一心一意，我很專一的。」呼鳳笑咪咪地道。

江蕙一聽愣了，專一，您可真專一……

李穎這次請客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竟然促成了江峻節和呼鳳公主的姻緣。

呼圖王子請了江老太爺的同年好友周老翰林到安遠侯府說媒。

江老太爺一聽是韃坦國公主，就緊張起來了，「公主不行吧？還是韃坦國公主，善於騎射，她要是欺負阿節怎麼辦？阿節可是文弱書生。」

周老翰林樂呵呵地道：「她再怎麼是公主，也是從韃坦國嫁到咱們家的，還敢欺負自己的丈夫不成？王子說了，三公主喜歡一家人熱熱鬧鬧的，所以這樁親事如果成了，是三公主嫁到安遠侯府。江兄，你這一大家子人呢，又有安遠侯這樣的兒子，還怕令郎受欺負？」

「那倒也是。」江老太爺覺得有道理。

江老太爺一開始是擔心呼鳳欺負江峻節，後來又想到了一個緊要的問題，「周兄，這不對吧？三公主若在我朝選駙馬，難道可以不通過陛下嗎？」

周老翰林笑了，「我朝和韃坦國的和談已經結束，陛下答應呼圖王子，三公主可在京城王公貴族子弟當中任選夫婿，若雙方有意，陛下賜婚。所以呼圖王子才請小弟登門說媒，江家和呼圖王子若彼此有意，到時候我這個媒人便不管用了，賜婚旨意自宮中出。」

聽了這話，江老太爺終於放心，「原來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畢竟是江峻節的婚姻大事，江老太爺要和家裡人商量一下，周老翰林道：「應該的，應該的。」於是雙方約好了三天之後再見面。

送走周老翰林，江老太爺便找江老夫人去了，「妳看這樁婚事如何？」

江老夫人把她這段時日給江峻節相看的人家一一說了說：「……還真的沒有比三公主更合適的了，三公主我見過，番邦女子，太過活潑了些，不過相貌不錯，人也熱心。」

江老太爺一聽，還算滿意，「人哪有十全十美的，總有短處。心地好，這是最要緊的。」

這是江峻節的終身大事，江老太爺和江老夫人少不了要把兒子、兒媳婦都叫過來，問問他們的意思。

江峻熙道：「陛下本來有意把呼鳳公主賜給六皇子，但六皇子對呼鳳公主無意，呼鳳公主也對六皇子沒有好感，只好作罷，現在定了阿節也很好。」

江峻熙沒意見，丹陽郡主便也不說什麼，「爹娘做主便是。」

江峻朗哈哈大笑，「那位三公主我瞧著倒是挺熱心的，古道熱腸，阿節什麼都好，



就是太冷淡了，兩人真成了也不錯，讓三公主把咱們阿節給捂熱了，省得他一天到晚冷著張臉。阿節這張臉吧，夏天見了還不錯，清涼涼，冬天見著了就不行，天氣本來就冷，見了他都得結冰。」這話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江峻節有些不好意思。

江老太爺殷切的看著他，「阿節，你怎麼想？」

江峻節道：「爹看著辦吧。」

江老太爺道：「這可是你的終身大事，不必害羞，有什麼話只管說。」

江峻朗笑著提意見，「爹，為什麼阿節的婚事您就這麼耐心細緻，非要問問他的意思？我那時候您可是一句話都沒問過我，便替我做主了。」

江老太爺瞪了他一眼，「我還用問你？你一天往文家跑三趟，我還用得著問你？」這番話，說的大家又笑了，文氏則羞得滿臉飛紅。

倒是江峻節一直不說話，江老太爺擔心小兒子是害羞了，便不再追問，只挑了個沒人的時候單獨問江峻節，定要他說說自己的想法。

江峻節被逼得狠了，道：「爹爹，孩兒有個不情之請。」

江老太爺忙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

江峻節道：「孩兒想見見三公主，問她一個問題。」

江老太爺想也不想便答應了。

江峻節想見呼鳳那是一點也不困難，江蕙替他傳了個話，把呼鳳請到了蘅芷軒。呼鳳見到江峻節，十分高興，不知該如何表達心意，憋半天才憋出一句，「那個，江四公子，我心地的很好，我不欺負人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江峻節輕聲道。

呼鳳得到他的回應，大喜，「江四公子，我很喜歡你，你喜不喜歡我？」她不慣遮遮掩掩，當面便大大方方的問出來了。

江峻節眼神沒那麼清冷了，「請不要輕易說出喜歡二字。妳還不瞭解我，也許瞭解我之後妳便不喜歡了。」

「不會，我很專一的。」呼鳳很有自信。

面對朝氣蓬勃又美麗單純的呼鳳，江峻節有片刻失神。

他走到一叢不知名的、開著金色小花的香草前，「公主請看，這裡有一棵野草，旁邊全是香草，野草從生下來便是野草了，出生不好，無論如何努力，它也只是野草……」

說著，江峻節不禁流露出一絲傷感。

呼鳳雖然大刺刺的，但她這時也知道江峻節在感傷身世，「你不是江老太爺的親生兒子，這個我知道，我不在乎你的出身。」

「可是，如果我生母身分卑微，而生我的那個男人，人品十分低劣呢？」江峻節艱澀問道。

「人品低劣？」呼鳳愣了，她圓睜雙眼，迷茫又慌亂。

江峻節心一陣一陣鈍痛，低聲道：「我生母是風塵女子，生我的那個男人拋棄了

她，也拋棄了我，他……他在我最無助恐懼的時候拋棄了我……」一個拋棄自己親生兒子的男人，人品豈止是用低劣二字所能形容的？簡直讓人噁心。

「那……你還會回去找他們嗎？」呼鳳小心翼翼的問。

「我生母已亡故多年。至於生我的那個男人，就是拿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會再見他的。」江峻節冷峻又倔強。

聞言，呼鳳長長鬆了一口氣，臉上又是一副笑咪咪的，「你又不會回過頭找他，那他人品低不低劣，和你有什麼關係啊？」

「野草，出生不好……」江峻節下意識指著那棵野草。

出身不好，江峻節知道自己出身不好，有那樣一個讓人羞愧的生父……

「哎呀，你淨胡思亂想，你是人，又不是草，你生父人品不好，你以後不和他打交道就行了啊，想那麼多幹什麼？一點兒用都沒有！」呼鳳聲音清脆。

江峻節眼睛明亮，「妳、妳真的不在意我的出身？」

「不在意。」呼鳳豪邁的揮揮手，「我就是喜歡你這個人，別的我都不管！」

江峻節熱淚盈眶，這位姑娘是真的喜歡他，絲毫不嫌棄他那令人難堪的出身……

「我可能有些冷淡……」江峻節斟酌詞句的想向呼鳳解釋。

呼鳳毫不在意，用熱情洋溢的眼神看著他，「我會把你捂熱的！你就算是塊冰，我也能把你捂化了！」

江峻節又覺感動，又有些好笑，這位韃坦國三公主，真是快人快語。